

勃蘭克斯著
侍桁譯

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

(四)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G. Brandes 著
侍 桁 譯

中山
文庫

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

第四冊
英國的自然主義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初版

◆(8444.2D)

中E三七九一

嚴

中山文庫 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六冊

Main Curr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第四冊 實價國幣貳元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G. Brandes

譯述者 侍 桁

編輯者 中山文化教育館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龍旭光)

十 九 世 紀 文 學 之 主 潮

丹麥 喬治·勃蘭兌斯 原作

第一冊 移民文學

第二冊 德國的浪漫派

第三冊 法國的文學的反動

第四冊 英國的自然主義

第五冊 法國的浪漫派

第六冊 青年德意志

「我如那麼一個精靈，

住居在他的心之裏；我曾感覺過

他的感覺；我曾想過他的思想，而且知道

他的靈魂的最內部的談話，那音調

除去在他沈默的血液中，而當一切

變換無窮的脈動，如夏天的海的

靜寂的顫動一般時，不能聽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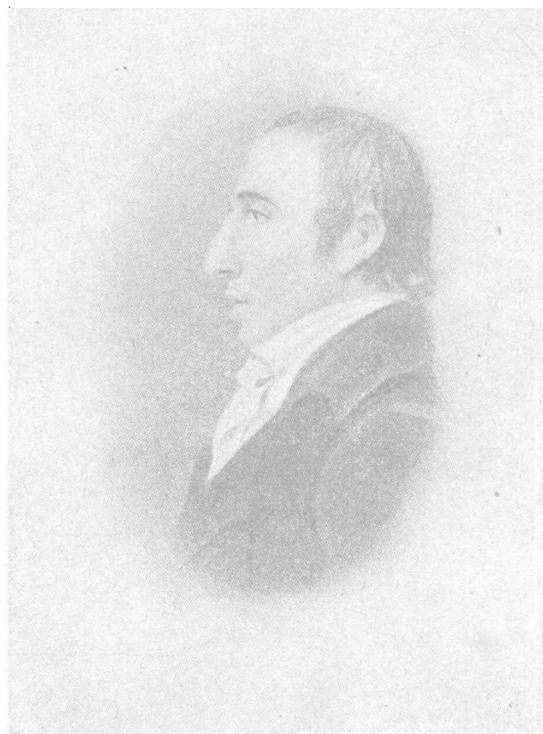
我如用一把妙鎗，打開了

他靈魂深處的寶貴的旋樂，

奏弄起來，使自己浸沈在其中

有如雷雨的霧中的一個荒鷺

用電閃護着他的羽翼一般。」



威廉·窩慈窩斯 (WILLIAM WORDSWORTH)

十二	愛爾蘭的反抗與革命的詩歌	二一七
十三	抒情的戀歌	二六三
十四	英國的自由精神	二七五
十五	共和的人道主義	二八九
一六	急進的自然主義	三〇五
十七	拜倫：熱情的人物	三八五
十八	拜倫：熱情的人物（續）	四〇五
十九	拜倫：他的專心於自我	四三七
二十	拜倫：革命的精神	四五四
二十一	喜劇的與悲劇的寫實主義	四七九
二十二	自然主義的頂點	五一二
二十三	拜倫之死	五四二
二十四	結論	五五二

插圖目次

窩慈窩斯		扉頁
柯勒立治		一〇三頁前
斯歌德		一四七頁前
紀茨		一七九頁前
慕爾		二一七頁前
雪萊		三〇五頁前
拜倫		三八五頁前

英國的自然主義

序言

我的意圖，是想在十九世紀最初數十年間的英國的詩歌裏，追尋出這個國家的精神生活中的強烈、深刻、重要的主流，這主流掃除了古典的形式與傳統，產生了那支配着文學全體的一種自然主義。它從自然主義走向於急進主義，從在文學中反抗傳統的因襲轉向強有力地反抗宗教的與政治的反動，而且在這主流的胸懷裏是藏着後期的歐洲文明之一切自由思想與解放運動的胚胎。

我現在想要從事敘述的這個文藝時期，是一個強力的多產的時期。這時期有着最不相似的典型的作家和派別，有時不只是不相似，而更是彼此反對的。雖然這些作家和派別間的關係，並不很爲顯明，只是對於有理解力的、批評的眼睛可以識別得出來，但這時期是有着它的統一性，而且它呈現出來的雖然是一幅多彩的動搖的圖畫，卻是一個密結的構圖，是偉大的藝術家的工作，是歷史。

一 時代的共同特色

在英國這個文藝集團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最主要的事，便是，它和這個時期的全歐洲的精神的傾向有某些共同的特色。這些特色是普遍的，因為其原因是普遍的存在。拿破崙以一個廣佈世界的帝國威脅着歐洲，那被威脅的全部的國家，為避免被消滅，或是本能地或是有意地，從他們國民生命的泉源中汲取活力以圖再起。德國在獨立戰爭的期間，這種國民的精神便覺醒着，擴展着，成長着；在俄國，這種精神和這個國家的古都一同燃燒起來；在英國，這種精神鼓動起對威靈頓與奈爾遜的情熱，而且在從奈爾河到滑鐵盧的血戰中，擁護了古英國海上稱霸的權利；在丹麥，柯盤哈根戰役的砲聲喚起了一種新的國民精神而且產生一種新的文學。就是這種愛國的精神領着各種不同的國家來熱心地研究他們自己的歷史與風俗，他們自己的神話與民俗學。對於一切國民的事物的熱心，喚起關於『人民』的研究與文藝的表現，所謂『人民』，便是十八世紀的文學所未給與任何關心的，社會的下層階級。反對法文為普遍的語言的反動，甚至使方言得到極高的評價。

如我們已經觀察過的，在德國，引起對於那個國家的過去，對於中世紀的情熱，對於他們的信仰，他們的迷信以及他們的社會制度的情熱。在意大利，在曼左尼（Mazzini）的宗教自詩中，我們看見顯然的加特力教的復歸。

那凝化成獨斷教義的意義着肉之棄絕的信仰，是被稱讚爲詩與道德的同意語；它從一種宗教變形成一種藝術的動力。曼左尼的宗教的情熱，是和那伴着法王 阿羅馬，以神聖同盟的思想感印了亞力山大的情熱相同的。就連法國，那產生了拿破倫的國家，都爲時代精神所驅，走向與德國所取的方向極相同的徑路上去；新法蘭西的文藝運動，是向着反學院、反所謂古典的方向，即反普遍的、超國際的文學；路易十四的時代是被蔑視的，十六世紀的詩人們杜·北雷，郎薩爾，不，就連那爲勃瓦樓所擲槍所排斥的，可憐地滑稽的詩人們都再流行起來了。（微克脫，雨果對前時代文學輿論的攻擊；聖·伯孚初期的文藝批評，泰奧菲爾·戈蒂葉的 *Les Prolegomenes*）在丹麥，在這世紀之初，人們心靈的發動主要地是在德國思潮的覺醒中。他們對法國文化取了一種反抗的姿態。但在文藝運動的第二個同樣重要的階段中，這種反抗變成了對一切外國的事物的反抗，而且特別是對那長期地演着丹麥的領有者的角色的德意志。

在英國，我們看見那成爲其他一切國家的運動之特色的、同樣主要的本質。在十八世紀曾經爲社會的上層階級的至上權的法國的影響，是被打落了。古典派的最後的詩人波普（*Pope*），在青年時代人的眼光中，已經不能再成爲一個大師了。他們開始摘取這個小人的修飾的假髮，踐踏在他的花園中的綺麗的花壇上。於是現在，在那些遠隔政治生活的中心的、未爲文明所倦怠的、新鮮氣的各地方，英國國民是貯藏了一種怎樣強有力的精神的力量，使顯然可以看出來了。那在十八世紀產生過詹姆斯·麥克勞（*James Macrae*）那樣的一個思想者，像戈爾德斯密斯

(Goldsmith) 那樣的一個作家的愛爾蘭，是領有一個可愛的諧調的寶庫，那只要有偉大的抒情詩人一借給它們語言，便爲全歐洲的吟誦者所歌唱着了。威爾士人蒐集而出版了他們的古歌與詩。其次在蘇格蘭，那彌漫在英國的工業階級間的可悲慘的狀態尚未波及它，而其人們是驕傲它的過去與它的土地，保存了它的民歌，它的迷信，它的政治的特點，於是在十八世紀的後半，作爲對詩歌中的冷酷的理性與技巧的一種抗議，便出現了麥克佛孫 (Macpherson) 的『奧西安』 ("Ossian")。『奧西安』對於意大利的阿爾非利與佛斯柯羅，對於德國的黑爾達與歌德，對於法國的夏多布利安，發生了同樣大的影響。

但在這兩種出版物出現的期間，我們的注意力是要對着那從一個地方流向另一個地方而又轉回來的文藝潮流之一，那是我們追尋的主要的目的，而且在這場合那潮流是極其明顯的。在波西 (Percy) 的『古詩拾遺』 ("Reliques") 出現的不久之後，一個爲政府的雇員的、不幸的德國青年法律家，名叫畢爾加 (Bürger)，被派到戈廷根去當小官吏，他生活在貧困的環境中而且同着兩個姊妹發生着不幸的忤德的夫婦關係。波西的書就闖進這個家庭裏來了。這書對於他發生了強烈的印象，而且燃燒起他想寫一些作品的欲望，那種作品長久地爲詩的藝術規則所禁制，但他自己稱之爲詩之本體（他寫給巴蓋森的話，參看『迷宮』）即歌謠。他開始寫他的有名的『倫諾萊』 ("Lenore")，非常緩慢地工作着，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地，他是那般確信他所進行的工作的重要，以致他寫給他的朋友們的信滿是關於這工作的話。這歌謠出現了，不久就爲歐洲各國所讀。在一七九五年，一個

愛丁堡的婦人，把這書介紹給另一個法律家，而這個青年，名叫窩爾特·斯歌德（Walter Scott），也是要成爲一個作家的，並且要成爲一個更偉大的作家，便以翻譯『倫諾萊』與畢爾加的另一篇歌謠『狂野的獵夫』作爲他的文藝生涯的起點。他的翻譯受到歡迎，斯歌德開始看自己爲一個詩人了。而且就是建基在這些翻譯與他於一七九九年出版的『北爾利星根的偶像』（Götz von Berlichingen）之上，建設了他的詩歌的國民的蘇格蘭的浪漫主義。

所以在這種文學中就原有着歐洲對十八世紀一般的反動的一種明顯的痕跡。強烈的國民的情感之代替超國際的情感，是可以在英國中尋到，在窩慈窩斯（Watts），是取了愛國的詩的敘述的形式，在蘇賽（Southey），是取了對皇室及國家的功勳的頌歌的形式（有時是一部分公式的，有時是純粹公式的），在那蘇格蘭產的康佩爾（Campbell），是取了熱情的英國的自由歌及戰歌的形式；同時在斯歌德與慕爾（Moore）是蘇格蘭與愛爾蘭的純然的文學的擬人化。向着通俗的普遍的復歸，是有窩慈窩斯爲其代表人與發言人，他的特殊的題材便是較下級與最下級的人民生活。對中世紀的偏愛在斯歌德是最強烈的，他把考古家對過去的記憶與遺物的歡喜和那保守黨的政治家之最魅人地表現傳統的欲望結合起來。迷信的浪漫主義在柯勒立治（Coleridge）中得到其詩人，他對於稚氣與單純性的研究，是極其接近蒂克的；而且那從事對啓蒙時代的一般的科學的抗議者也便是柯勒立治，他是完全地爲當時的德國哲學的原理所浸染。他的哲學是十分地非英國式的；它

是與英國的實驗的性質相背馳的、純粹先驗式的；它是保守的、虔信的與歷史的，因為在它以前的哲學是激進的、無信仰的與玄學的；它是一種『謝靈主義』(Theism)，這種主義最初是努力盡可能多地保存前世紀的哲學的結論，但是它越來越頑固，越來越偏狹，走向與那給前世紀以致命傷的哲學之反對的極端上去了。浪漫主義的混沌的幻想的一面是表現在蘇賽及他的東方敘述詩上；至於一般的浪漫主義與夏多布利安的那種熱情的、絕望的主人公，我們在拜倫的作品中可以尋到他們，而且是更熱情的更男性的了；同時雪萊的精神主義與那種把一切堅固的形式解消成靈氣的音樂，是使人想到諾伐麗斯的灼熱與朦朧。

二 國民的特色

但這個時期的這些一般的最顯著的特色被某種英國的特殊的特色用一種極顯然的方式所變形了，這種特徵是在其他任何地方所看不到的，而在當時的全部英國作家中尋到，無論在其他方面他們之間或許是有着怎樣的相似的點。

這些英國的特徵都可以迴溯到一個本源的顯著的性質，那便是強力的自然主義。如我們上面所說，新文藝運動的第一次的前進是每一個國家的作家們被一種國民的精神所感印。現在在英國變成一個自然主義者的意義，正如在德國變成一個浪漫主義者的意義，或如在丹麥變成古斯坎地那微亞的信奉者的意義。英國的詩人們全部都是自然的觀察者、愛好者與崇拜者。窩慈窩斯，他喜歡當作觀念誘示他的嗜好，在他的旗子上刻印了「自然」這個名辭，而且描寫山、湖、河與英國北部的鄉村居民的圖書，雖然那描寫是極細微而雄大。斯歌德的自然的描繪，建設在細微的觀察上，是那般地正確，以致一個植物學者可以從它們得到關於那地帶的植物的正確的觀念。紀茨（Keats），因為他對於古代與希臘神話的厭身的愛好，是一個官能主義者，他具有最銳敏的、最廣大的、最細微的知覺力的天賦，能看見、聽見、感覺、嚐到、吸到、自然所提供的各種光輝的色彩、歌、絲織的花樣、水果的風